

自己与自然

——赫拉克利特的箴言诗

肖有志

以初步了解其自然知识与伦理知识。

【辑语 30】 乾坤秩序，亦即对万事万物来说同样的东西，既不是某个神，也不是某个人造出来的，它过去一直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一团永活的火，按尺寸燃起、按尺寸熄灭。

可以看成赫拉克利特关于自然知识（亦即形而上学）的重要表述之一。这一诗节主旨是秩序（或宇宙）是什么，是永活的火，即把秩序或宇宙看成生命体而非纯粹的自然元素，其生灭有其尺度（或比例、标准），这个尺度构成其秩序含义之一；其在时间中（过去、现在、未来）生灭，这也是秩序的含义之一；再者生灭本身也可能是秩序的含义之一。这些秩序的多重含义对于万事万物或所有人都是同一的，并非神们或人们中的哪一位创制了这个秩序。

【辑语 49a】 我们踏入且没有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在又不在。

这一节诗行某种程度上喻示我们的实在——人的形而上学。同一条河流的表达式类似于秩序（或宇宙）对于万事万物是同一的，即同一个秩序或宇宙。“我们”踏入或不踏入并不改变河流（或秩序）本身，类似于我们作为人并不创制秩序；“我们”在又不在（“我们”是又不是）类似于辑语 30 火的生灭，这也是秩序本身的含义之一。这时候，我们似乎明白了赫拉克利特从探究自己开始而去探究自然的形而上学激情。

【辑语 102】 对于神来说，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相宜（正义）的；人却把这个取作不宜的，那个取作相宜的。

这则从自然知识转向伦理知识。“对于神来说，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相宜（正义）的；人却把这个取作不宜的，那个取作相宜的。”这里神（单数而非复数名词）可能指的就是秩序或宇宙本身，即这是自然-神。一切即整全（或宇宙、秩序）本身是美、善和正义，对于神来说即如此这般，因为神是整全本身。这一行诗的希腊文表述式是表语句，神是与格单数名词，可能表达这样的所属意涵：美、善与正义属于神，或者说神是美、善与正义。可对于人们（复数名词）来说他们以为（也有取作的含义）有些是正义的，有些是不义的。这里可能意指人们的不同意见分离了整全本身：这些是正义的，那些是不

义的；也可以这么理解，人们以为整全是不义或正义的，因为人们的意见而非知识导致人从整全分离出来，亦即人本来与整全一样是美、善与正义。难怪赫拉克利特要远离人们，一则因为他拥有关于自然或整全的知识，一则因为他与自然或神一样美、善与正义。他拒绝波斯王大流士邀请其去王宫搞教育。高傲的他回信说：“世上所有的人事事实上都已经背离真理和正义，他们由于邪恶的愚蠢而沉溺于对财富和名望的追逐中。而我已经忘记了他们的所有邪恶和贪婪，只想远离同胞们的妒忌和虚浮的显赫，因此我不能来波斯。现在我已满足于卑微，我按照我自己的意愿而活着。”（《名哲言行录》9.14）

【辑语 53】 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

这一节诗行进一步说明神们与人们的缘起以及人世秩序的缘故。“争战既是万物之父，亦是万物之王，这既证明了神们，亦证明了人们；既造就了奴隶，亦造就了自由人。”争战是万物（亦即整全）之父，争战是万物（包括神们和人们）的缘起，又统治着万物（亦即神们和人们）。争战让我们想到辑语 30 火的生灭。另外，注意这里的神们是复数名词，可能指的是城邦诸神，而非自然神。这里要喻示的似乎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原则——争战（或对立、相克相生）。这个形而上学原则产生并统治万物，它显明神们成其为神们，并显明人们成其为人们。这里似乎暗指这个原则从万物中分离出神们与人们，又暗指神们与人们亦是对立之物。这个原则又继而分离了人们——奴隶与自由人，又暗指奴隶与自由人的对立。如此，赫拉克利特像似由静观自然得出了人世伦理秩序。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

插秧、修行，还适用于为人处世。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以说，小至微观个体，大至宏观国家，“以退为进”是处理世间万事万物关系的一个重要策略。当然，出发点，目的不尽相同，结果也不尽相同。这个道理是随着日后饭吃多了，路走多了，书读多了，才逐渐明白和加深认识的。

突然，只见一扎稻秧腾空升起，离地“三尺三”，向前面飞去，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一姑娘的右大腿旁边，将那姑娘溅得浑身是水。“哈、哈！”“依这是作死！”笑骂声飘响在水田的上空，给紧张的劳动带来了些许轻松和快感。母亲说：“这是哪个小伙子故意捣蛋寻开心呢。”

过了些时候，我肚子咕咕叫，饿得发慌，早晨喝的两碗稀饭早已不知去向。母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用纸包的煨土豆递给我，那土豆还是温热的，散发诱人香味。看来，她出门之前就已经为我肚饿做好了应对之策。如此细致入微的关怀，世上唯有母亲才能想到、做到。我在母亲慈爱的目光里吃下了土豆，就觉得浑身充满温暖和力量。

这时，我见到一大一小两只杌栖于我刚插下的秧旁，小的紧紧地依偎在我的旁边，显然是一对母子。它们见我无丝毫畏惧和陌生之感，对着我一个劲地“膀、膀”地欢叫着，似乎是在感谢我为它们营造了一个舒适漂亮的新居，从此不怕刮风下雨，太阳暴晒。

插秧后连续一周，我感到腰酸背痛，右手三指肿得似胡萝卜，两腿胀痛，抬不高，迈不出步，蹒跚而行，平时半小时走完的上学路程足足多花了一刻钟。

插秧只是由谷种变成米的整个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接下去有耘稻、施肥、灌溉、收割、脱粒、晒场和去壳轧米等，前后须经历三四月时间和七八道工序，道道工序需挥洒汗水，精管细养，窥一斑而见全豹。插秧尚且如此艰辛，更何况其全过程，“一粒米七担水”不过为。尝苦知甜。通过这次插秧的体验，我才真正理解“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珍惜粮食，敬重农民。这一理念从此深深地质记于我心中。

写于苦乐斋

拉克利特的这本著作送给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我理解了的部分是优良的，而且我敢说，我没有理解的部分也是优良的。但它需要一个得洛斯岛上的潜水者潜入到它的深部。”（《名哲言行录》2.22）看来苏格拉底很是赞赏赫拉克利特关于自己与自然的知识。不过，苏格拉底也说，“田园和树木不愿意教我任何东西，倒是城里的世人愿意教。”（柏拉图《斐德若》230d）哲人苏格拉底始终在城邦中过生活，以与世俗处，在其中探究自己的自然（或天性，柏拉图《斐德若》229e-230a，参《名哲言行录》2.16）。这或许是赫拉克利特与苏格拉底的区别，亦是所谓前苏格拉底哲人与苏格拉底的区别。

这里选取赫拉克利特的四节箴言诗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 535-前 475 年），古希腊的自然哲人、箴言诗人，被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真正鼻祖。有趣的是 19、20 世纪两位反对形而上学传统的大哲尼采、海德格尔又都喜于赫拉克利特的哲思。关于其生平、著述与思想的记录，主要来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赫拉克利特的智慧源自向自己求问，从自己那里学到所有东西。我们把赫拉克利特称为自然哲人，其流传的诗行也大多关乎自然。所以，令人好奇的是赫拉克利特如何从求问自己以获得自然的知识。或许从其佚失的著作《论自然》可以大致窥窺一二。这部书分为三部分：论万物、论政制、论神。再者，古代有人称这本书为《缪斯》，看起来这可能是部箴言诗集；又有人称其为：对正确生活的准确引导；另有人称之为：伦理规范，万物运行的秩序。大致可以猜测其主旨是沉思自己、静观自然（《名哲言行录》9.13）以过上正确的生活，当然还可能指沉思自己、静观自然本身就是正确的生活。难怪赫拉克利特时常在山林间游荡，独自生活，靠吃各种植物为生。赫拉克利特远离人群，他可能认为城邦或人世的政治生活是非自然的。所以，他退隐至阿耳忒弥斯神庙，同孩子们一起玩，认为这是正确且更好的生活。

而据说悲剧诗人欧里庇德斯曾把赫



临风多少欲开心（国画） 赵建民

古代文人历来将芒种插秧作为吟诗的重要题材。唐高适，宋苏轼、陆游等都留有不少名诗佳句。宋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一）》最富有农民感情色彩，诗曰：

梅霖倾泻九河翻，
百渎交流海面宽。
良苦吴农田下湿，
年年拔絮插秧寒。

一个甲子前的芒种（农历 4 月 19 日）后的头个星期天。这天生产队安排的农活是插秧，母亲让我也参加。她说：“种田人家小团各种农活多要学一些，从小养成劳动习惯，长大后不愁没有饭吃。”当时我正在上海中学读书，下午上两节课，作业不像现在这样繁重，放学之后有不少时间可以用来割草、放牛、捞浜捉鱼、玩耍等。我想，插秧还是第一次，不知道是啥样滋味，很想体验一下，所以就愉快地答应了。

这天，天阴，空气湿润。早饭后，我跟着人们来到了田头，小团浜北的一块田。这地长、宽分别约五十米和八十米。两天前，这田里还长满黄澄澄、沉甸甸的小麦穗，此时则成了一汪平静水田，流淌着两公分深的“瓜皮水”，春风吹皱薄薄的水面。田埂及水田里可见一些翻着肚皮已死或半死的蚯蚓，十多只小“合呆”（介乎于青蛙和蛤蟆之间的小动物），张着嘴巴“膀胱”（故湖北人以此为名）地叫着，似乎在告诉人们，它们将会有新的栖息之地。有人早已将一扎扎稻秧均匀地抛落在水田里。空气中弥漫着土地的润味、稻秧的清香。

这天，有二十多人参加插秧，有男有女，最年长的五十多岁，除了我，大都是插秧老手。俗话说“插秧看上行。”小叔父是村里公认的插秧好手，又快又好。他插的秧，深浅恰当，前后整齐，行距、横距均匀。只要他在排头兵就非他莫属，也不用拉绳子，其他人跟着干就是了。

就插秧本领而言，母亲除了耐力外是不亚于小叔父的。这天为直接指导我，她甘居后排排在我前边一排，我为殿后最后一排。虽说时值春末，然而地表阳气趋升而阴气未尽，水温偏低。大家穿着两重季，上身穿着破夹袄，束着腰带保暖，下身穿着两条半单裤，裤脚挽过膝盖，腿脚顿觉寒意。初，双脚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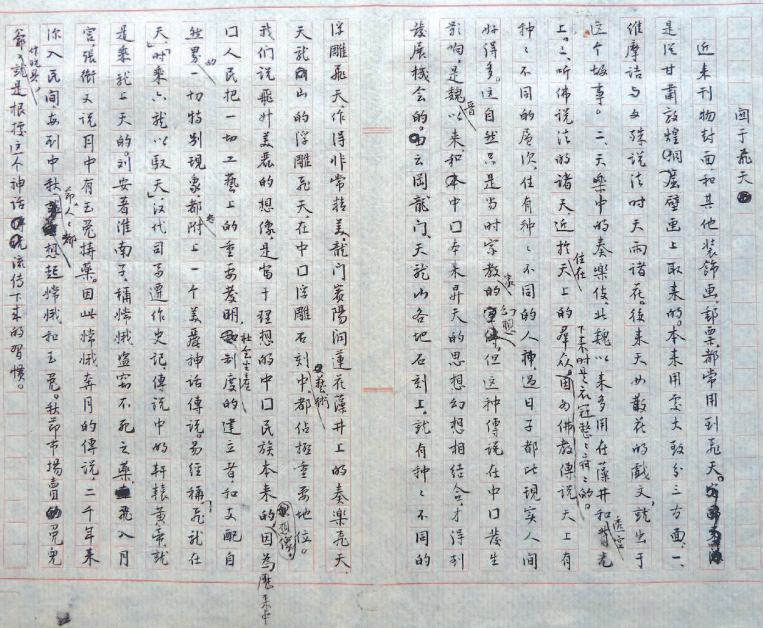
中国的考古好像同历史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乃至很长一个时期内会认为考古是为历史服务的（早期大学里的考古专业便是从属于历史系）。考古、包括考古发现的文物，与历史的结合因此顺理成章。而文物与文学，近世却仿佛是并无交汇的两条轨道。沈从文先生的贡献，在于开启了文学与文物相互结合以至于融合的一条新路，虽然他的本意是从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然而这种“转身”始终未曾脱离原有的知识背景和自家的一贯兴趣。其实在古人那里也从没有所谓“文物”与“文学”之分，今呼之为“文物”者，当日不过是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器。文物与文学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无法分割的，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意味着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诗文中“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关于“文物”之“文”，它是文明，也是文化，此中自然包括文学。沈从文从小说创作转向文物研究，虽然有着特殊的原因，但从文物与文学的关系来说，这种转变其实也很自然。

我曾在《物恋》一文中写道：我喜欢张爱玲对物的敏感，用她自己的话，便是“贴恋”。物是她驾驭纯熟的一种叙事语言，甚至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种叙事语言。对《金瓶梅》《红楼梦》的借鉴，语言固然是一方面，对物的关注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在张爱玲的“物恋”中可以发现一种持久的古典趣味。以至于那些形容颜色的字眼儿——银红，翠蓝，油绿——也永远带着古典趣味。在我看来，那是平常叙事中时时会跳动起来的文字，有时甚至是跳出情节之外的，那也是一种好。但凡作家有这样一种对物的敏感，从“文学”到“文物”，便不是偶然。张爱玲翻译《海上花列传》，忍不住就要考证小说里的服饰。比如关于“圆领”的解释，虽然近乎空无依傍，却依然是有她的悟性，教人觉得喜欢。我不想说她有什么不对，因为她并不是考据家。

沈从文先生也不是考据家，然而小说家的悟性与敏感——这里还应该包括想象力，成就了他对物的独特解读，“名物新证”的概念最早便是由沈先生提出。在《“狐麂罨”和“点犀盏”》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梳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里的功力在于，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邃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我初从遇安师问学，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

“关于飞天”，是遇安师送给我的沈先生手迹，写在五百字的红格稿纸上，一共三叶。它的来历，遇安师也记不很清了，大约是当年一起聊天的时候谈到飞天，之后沈先生就以书信的形式写下了自己的若干想法。半个多世纪过去，“关于飞天”的价值，已不在于内容，而更多在于它留下了作者思考的痕迹或曰探究问题的思路，同时也是珍贵的墨迹，师曰：“那几叶字太小，沈先生的大字好看，有章草的味儿。”说到沈从文，遇安师每每赞叹：“沈先生真是个好人人。”“对人说话从来是带着微笑。”很可教人想见当年所面对的长者襟怀和厚、气度宽雅的音容，我想，那必是从心所欲的研究上沈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沈先生的前半生是作家，是用文学作品创造美好的人物形象。他的后半生是文物学家，是解释和重新发现那些不可再生的文物的价值。”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则是“中国服饰史的开山之作”。

戊戌小满增删旧作而成



沈从文先生手迹《关于飞天》